

官版見本

官版

呂新吾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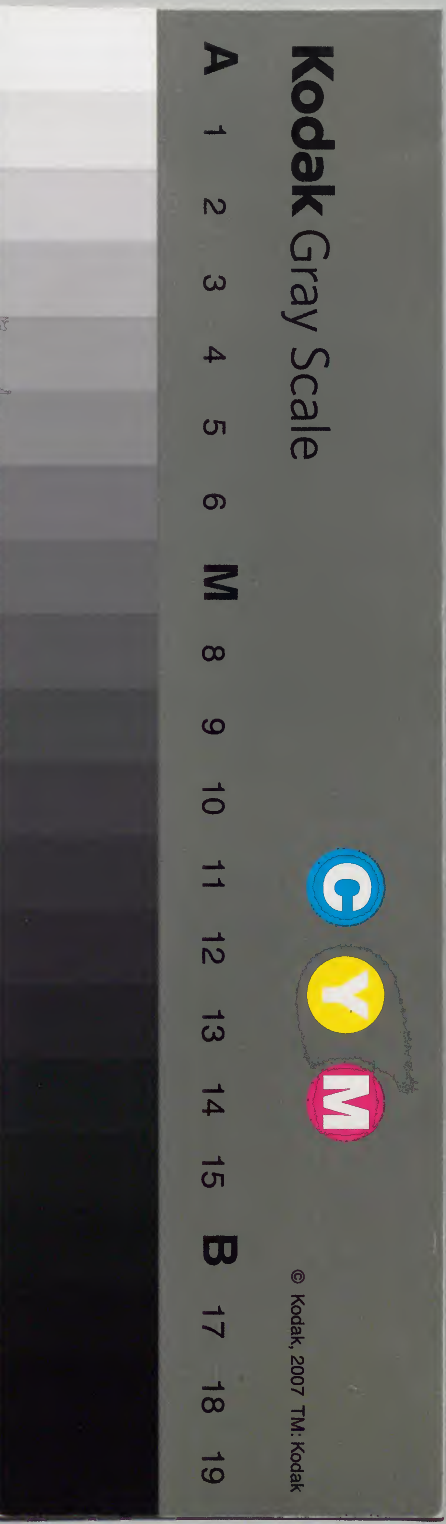
附呻吟語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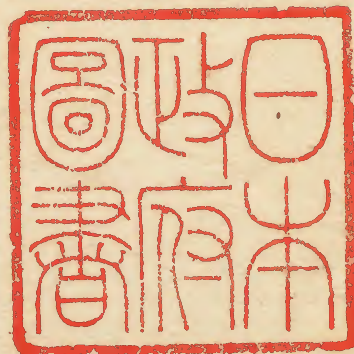
六

		四	漢書門
	九	五	
五	八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五	四	漢	
函	〇	書	
一	五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55
冊數	5 ( 5 )
函號	299 57





呂新吾先生語錄卷第六

外篇

人情

無所樂有所苦卽父子不相保也而况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卽戎狄且相親也而况民乎

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己之過旣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旣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乍見之患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

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人說已善則喜人說已過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一巨卿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回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露已之美者惡分人之美者尤惡而况專人之美竊人之美乎吾黨戒之

守義禮者今人以爲倨傲工諛佞者今人以爲謙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愛人以德而令之讐人以德愛我而讐之此二人者皆愚也

無可知處儘有可知之人而忽之謂之瞽可知處儘有不

可知之人而忽之亦謂之瞽  
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有四要路壞人氣質當此地而不壞者可謂定守矣君門士大夫之利衢也公門吏胥之利衢也市門商賈之利衢也翰林吏部臺省四要路也有道者處之在在都是真我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古人之相與也明目張膽推心置腹其未言也無先疑其既言也無後慮今人之相與也小心屏息藏意飾容其未言也懷疑畏其既言也觸禍機哀哉安得心地光明

之君子而與之披情愫論肝膈也哀哉彼亦示人以光明而以機阱陷人也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却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妬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已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已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  
誣之已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  
大戮也

以患難時心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

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心

積威與積恩二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救

積威之後寬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積恩之後止而不

加則以爲薄纔減毫髮則以爲怨恩極則窮窮則難繼

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故威退

爲福恩退爲禍恩進爲福威進爲禍聖人非靳恩也懼

禍也濕薪之解也易燥薪之束也難聖人之靳恩也其

愛人無已之至情調劑人情之微權也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多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

必察焉難

有人情之識有物理之識有事體之識有事勢之識有事

變之識有精細之識有濶大之識此皆不可兼也而事

變之識爲難濶大之識爲貴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

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

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交之道

也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亦

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

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據其一而

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恥行也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媿感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

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恥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令刑於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

情不足而文之以言其言不可親也誠不足而文之以貌其貌不足信也是以天下之事貴真真不容掩而見之言貌其可親可信也夫

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爲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爲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爲屈毀譽肆行則公道爲屈世之冀幸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慨夫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之

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  
美生愛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禮是聖人制底情不是聖人制底聖人緣情而生禮君子  
見禮而得情衆人以禮視禮而不知其情由是禮爲天  
下虛文而崇真者思棄之矣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  
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  
無所顧惜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歿稱人以桀紂盜蹠  
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  
人却與桀紂盜蹠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非以拂之也聖人之心非不因人  
情之所便而各順之然順一時便一人而後天下之大  
不順便者因之矣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順徇一時  
弊萬世其拂人情者乃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只是好已之善惡已之  
惡便不如此痛切

誠則無心無心則無迹無迹則人不疑卽疑久將自消我  
一着意自然着迹着迹則兩相疑兩相疑則似者皆真  
故着意之害大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男女不  
相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兩誠故也繼母之慈嫡妻之  
惠不能脫然自忘人未必脫然相信則着意之故耳

一人運一斃其行疾一人運三斃其行遲又二人共輿十斃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四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死也

人情愈體悉愈有趣味物理愈玩索愈有入頭不怕多感只怕愛感世之逐逐戀戀皆愛感者也人情之險也極矣一令貪上官欲論之而事泄彼陽以他事得罪上官避嫌遂不敢論世謂之箝口計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爲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疎余曰君此語甚有趣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深耳孔孟顏思我輩平生何嘗一接只今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家人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疎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違而欲心長卽旦暮一生濟得甚事

受病於平日而歸咎於一旦發源於臟腑而求效於皮毛太倉之竭也責窮於固底大厦之傾也歸罪於一霖

補





春夏秋冬不是四箇天東西南北不是四箇地温涼寒熱

不是四箇氣喜怒哀樂不是四箇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戶者不必遊覽

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

民安物阜四海清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

符也至治已成而應徵乃見者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為

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

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為妖殿生玉芝

未必為瑞是故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修之

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哉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

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之氣

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為山河為巨體之物得游

散纖細之氣質者為蟻蠓蚊蟻蠢動之蟲為苔蘚萍蓬

藜藿之草

入釘惟恐其不堅拔釘惟恐其不出下鎖惟恐其不嚴開

鎖惟恐其不易

以恒常度氣數以知識定窈冥皆造化之所笑者也造化

亦定不得造化尚聽命於自然而况為造化所造化者

乎堪輿星卜諸書皆屢中者也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有贅書

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

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此謂全

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如四書六經集註通鑑之類此謂要書當時務中機宜用之而物阜民安功成事濟此謂經世之書言雖近理而掇拾陳言不足以羽翼經史是謂贅書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以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迂儒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入之書淫邪幻誕機械夸張是謂敗俗之書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火不自知其熱水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

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

萬物得氣之先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圖諸座右

薰香穢穢固不可有薰也是多了的不如無臭無臭者臭之母也

執火不焦指輪圓不及下者速也

柳炭鬆弱無力見火卽盡榆炭稍強火稍烈桑炭強山栗炭更強皆逼人而耐久木死成灰其性自在



中如太倉一粒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

着味非至味也故元酒為五味先着色非至色也故太素為五色主着象非至象也故無象為萬象母着力非至力也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着情非至情也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着心非至心也故聖人應萬事而不有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蓋萃一身之元氣血脈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貧可以懼矣有國家者厚下恤民非獨為民也辟之於墉廣其下削其上乃可固也辟之於木漑其本剔其末乃可茂也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可畏也夫

天下之勢積漸成之也無忽一毫與羽折軸者積也無忽

寒露尋至堅冰者漸也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亡不出積漸二字積之微漸之始可為寒心哉

火之大灼者無煙水之順流者無聲人之情平者無語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即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人有畏更衣之寒而恐一歲之凍懼一鍼之痛而甘必死之瘍者一勞永逸可與有識者道齒之密比不嫌於相逼固有故也落而補之則覺有物矣

夫惟固有者多不得少不得

嬰珠珮玉服錦曳羅而餓死於室中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是以明王貴用物而誅尙無用者

元氣已虛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慎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也有天下國家者可惕然懼矣

以果下車駕騏驎以盆池水養蛟龍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善官人者笑之

水千流萬派始於一源木千枝萬葉出於一本人千酬萬應發於一心身千病萬症根於一臟眩於千萬舉世之大迷也直指原頭智者之獨見也故病治一而千萬皆

除政理一而千萬皆舉矣

水鑑燈燭日月眼世間惟此五照宜謂五明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合勺之微斛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

人中黃之穢天靈蓋之凶人人畏惡之矣臥病於牀命在須臾片腦蘇合玉屑金泊固有視爲無用之物而唯彼之亟亟者時有所需也膠柱用人於緩急之際良可悲矣

長戟利於錐而戟不可以爲錐猛虎勇於狸而虎不可以爲狸用小者無取於大猶用大者無取於小二者不可以相諂也

天喬之物利於水澤土燥烈天曠乾固枯槁矣然沃以鹵

水則黃沃以油漿則病沃以沸湯則死惟井水則生又  
 不如河水之王雖然倘浸漬汪洋泥淖經月惟水物則  
 生其他未有不死者用恩顧不難哉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  
 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為鑑為尺為權而後能妍媸長短  
 輕重天下  
 水凌燒不熟石砂蒸不粘  
 火性空故以蘭麝投之則香以毛骨投之則臭水性空故  
 烹茶則清苦煮肉則腥羶無我故也無我故能物物若  
 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則物矣物與物交兩無賓  
 主同歸於雜如煮肉於茶投毛骨於蘭麝是謂渾淆駁  
 雜物且不物况語道乎

大車滿載蚊蚋千萬集焉其去其來無加於輕重也

蒼松古柏與天桃穠李爭妍重較鸞鑣與衝車獵馬爭步

豈直不能亦可醜矣

射之不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筆無罪

墨無罪紙無罪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有

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然抵死不開必

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

故

窻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浪其所

託者然也

人有饋一木者家僮曰留以為梁余曰木小不堪也僮曰

留以爲棟余曰木大不宜也僮笑曰木一也忽病其大又病其小余曰小子聽之物各有宜用也言各有攸當也豈惟木哉他日爲余生炭滿爐烘人余曰太多矣乃盡濕之留星星三二點欲明欲滅余曰太少矣僮怨曰火一也旣嫌其多又嫌其少余曰小子聽之情各有所適也事各有所量也豈惟火哉

海投以污穢投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採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癥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不虛而應物亦然故禪家嘗教人空諸有而

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有發而中節之和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乃沈之滔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惡言如鴟梟之噉聞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慎歟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也二體且難分况一念而可雜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雖童子不能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澤潞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莫矣僚友問輿夫去路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憮然少間又問尚有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迫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憇車中既下車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口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兄討得便宜多也問卜筮者亦然天下豈有兒不下迨而強自催生之理乎大抵皆握苗之見也

進香叫佛某不禁同僚非之余憮然曰王道荆榛而後蹊徑多彼所為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為何可弗禁所賴者緣是以自戒而不敢為惡也故歲饑不禁草木之入實待年豐彼自不食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旨哉妙哉涵蓄多少趣味

日食膾炙者日見其美若不可一日無素食三月聞肉味祇覺其腥矣今與膾炙人言腥豈不訝哉

鈎吻砒霜也都治病看是甚麼醫手

家家有路到長安莫辨東西與南北

一薪無焰而百枝之束燎原一泉無渠而萬泉之會溢海鐘一鳴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而聲非不足使

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無一人聞之而聲非有餘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此一貫之說也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蕪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某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某曰雖婦

人孺子未嘗不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駒駟驚隣而睡者不聞垢污滿背而負者不見

愛虺蝮而撫摩之鮮不受其毒矣惡虎豹而搏之鮮不受

其噬矣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

元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沈濶大之疾醫以  
充實

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賸月削損於平日而貧於一

且不咎其積而咎其一且愚也是故君子重小損矜細

行防微敝

上等手段用賊其次拏賊其次躲着賊走

曳新屨者行必擇地苟擇地而行則屨可以常新矣

被桐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獨立

坐對明燈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真是故君

子貴處幽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

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說不得你

有真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寫字得經

世宰物之法

不知天地觀四時不知四時觀萬物四時分成是四截總

是一氣呼吸譬如釜水寒溫熱涼隨火之有無而變不

可謂之四水萬物分來是萬種總來一氣薰陶譬如一

樹花大小後先隨氣之完欠而成不可謂之殊花

陽主動動生燥有得於陽則袒裼可以臥冰雪陰主靜靜生寒有得於靜則盛暑可以衣裘褐君子有得於道焉往而不裕如哉外若可撓必內無所得者也

或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鳥孚生氣化也驚思生神化也

天道漸則生躡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

化昌遂冬燠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收皆躡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只一條線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滿眼景物都生色到處鬼神都嚮應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廟堂之上最要蕩蕩平平寧留有餘不盡之意無爲一着快心之事或者不然予言予曰君見懸墜乎懸墜者以

一線繫重物下垂往來不定者也當兩壁之間人以一手撼之撞於東壁重則反於西壁亦重無撞而不反之理無撞重而反輕之理待其定也中懸而止君快於東壁之一撞而不慮西壁之一反乎國家以無事爲福無心處事當可而止則無事矣

地以一氣噓萬物而使之生而物之受其氣者早暮不同則物之性殊也氣無早暮夭喬不同物之體殊也氣無夭喬甘苦不同物之味殊也氣無甘苦紅白不同物之色殊也氣無紅白榮悴不同物之稟遇殊也氣無榮悴盡吾發育之力滿物各足之分量順吾生植之道聽其取足之多寡如此而已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

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應者如何只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四時之氣先感萬物而萬物應所以應者何也天地萬物一氣也故春感而糞壤氣升雨感而礎石先潤磁石動而鍼轉陽燧映而火生况有知乎格天動物只是這箇道理

積衰之難振也如痿人之不能起然若久痿須補養之使之漸起若新痿須鍼砭之使之驟起

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不如精其一之為約二而精之萬全之慮也

我之子我憐之隣人之子隣人憐之非我非隣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為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奚必我乘也嗚呼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木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纔成大世界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太羹元酒不至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元酒雖驅之不至也膾炙徹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羹元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麤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箇末好容易底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常言三代之民與禮教習若有奸宄然後麗刑如腹與菽粟偶一失調始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却以四物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兼攻兼補以攻為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劑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

噫可與良醫道

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禦敵以繁弱授矇瞍而使之中的  
其不勝任授者之罪也

道途不治不責婦人中饋不治不責僕夫各有所官也  
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  
踏人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橫牆十步一  
堵堵數十焉行者避牆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成路田  
家無計乃蹲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  
也或告之曰牆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牆而使之  
通猶得省於牆之更西者乎笑曰更有奇法以築牆  
之土墊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於道之西

者乎安用牆爲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  
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  
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  
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  
在人我無與也

穩卓脚者於平處着力益甚其不平不平有二有兩隅不  
平有一隅不平於不少處着力必致其欹斜

極必反自然之勢也故繩過絞則反轉擲過急則反射無  
知之物尙爾勢使然也

是把鑰匙都開底鎖只看投簧不投簧

蜀道不難有難於蜀道者只要在人得步得步則蜀道若

周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矣  
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絕壁之道而不傾跌者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其  
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為  
險是不險近以為不險却是險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之質譬  
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草得之而為柔木得之而  
為剛不能使草之為木而木之為草也是故君子以人  
治人不以我治人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矣而不  
通變君子不法法且其法之不一也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之也前車當關後

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為人而實自為也  
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  
入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  
而並容之矣聞雜懊惱無端謗讟儻來橫逆加之眾人  
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  
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兩物交必有聲兩人交必有爭有聲兩剛之故也兩柔則無  
無聲一柔一剛亦無聲矣有爭兩貪之故也兩讓則無  
爭一貪一讓亦無爭矣抑有進焉一柔可以馴剛一讓  
可以化貪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密也人身內堅而外密何

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即入一隙物虛二寸水即入一寸

人有兄弟爭長者其一生於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其一生於乙丑二月初三日一日我多汝一歲一日我多汝月

與日不決訟於有司有司無以自斷曰汝兩人者均平不相兄更不然遞相兄可也

此河圖大衍對待流行之全數

撻人者撻也而受撻者不怨撻殺人者亦也而受殺者不怨亦

人間等子多不準自有準等兒人又不識我自是定等子底人用底是時行天平法馬

頸繫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熟只愁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煮砂可使為水作泥而今冷竈清鍋却恁空忙作甚

玉酒者京師富店也樹百尺之竿揭金書之帘羅玉相之器繪五楹之室出十石之壺名其館曰五美飲者爭趨

之也然而酒惡明日酒惡之名徧都市又明日門外有張羅者予嘆曰嘻王酒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惡之實自

取窮也夫京師之市酒者不減萬家其為酒惡者多矣必人人嘗之人人始知之待人人知之已三二歲矣彼

無所表著以彰其惡而飲者亦無所指記以名其惡也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朱酒者酒美亦無所表著計

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或曰為酒者將揜名以售其惡乎曰二者吾不居焉吾居朱氏夫名為善之累也故藏



修者惡之彼朱酒者無名何害其爲美酒哉

有膾炙於此一人曰鹹一人曰酸一人曰淡一人曰辛一人曰精一人曰粗一人曰生一人曰熟一人曰適口未知誰是質之易牙而味定矣夫明知易牙之知味而未必已口之信從人之情也况世未必有易牙而易牙又未易識識之又未必信從已嗚呼是非之難一久矣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水至清不掩魚鱗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緇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世道之賊而禍之藪也故渾淪無所不包幽晦無所不藏

一人入餅肆問餅直幾何館人曰餅一錢一食數餅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麵乎應麵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一人買布一疋價錢百五十令染人青之染人曰欲青錢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懼蹠而懇之曰我布值已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釋之

無鹽而脂粉猶可言也西施而脂粉不仁甚矣

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聲似賢節意甚憐之友人曰子得無視婦女乎曰非視也見也大都廣衢之中好醜雜沓情態繽紛入吾目者千般萬狀不可勝數也吾何嘗視吾何嘗不見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夫能使聰明不爲所留心志不爲所引如風聲日影然何害其爲見哉子欲入市而閉目乎將有所擇而見乎雖然吾猶感心也見可惡而惡之見可哀而哀之見可好而好之雖情性之正猶感也感則人無感則天感之正者聖人感之雜者衆人感之邪者小人君子不能無感慎其所以感之者此謂動處試靜亂中見治工夫效驗都在這裏

嘗與友人遊圃品題衆芳渠以艷色濃香爲第一余曰濃

香不如清香清香不若無香之爲香艷色不如淺色淺色不如白色之爲色友人曰旣謂之花不厭濃艷矣余曰花也而能淡素豈不爲尤難哉若松柏本淡素則不須稱矣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而留毒五臟以賊元氣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主人亦可寒心矣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宦官滅而董卓起

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尙紅而惡素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廡閑有少年面白者善諧謔以朱塗面入主人

驚問生曰知翁之惡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滿座大笑  
主人媿而改之

有過彭澤者值盛夏風濤拍天及其反也則隆冬矣堅冰  
可履問舊館人此何所也曰彭澤怒曰欺我哉吾始過  
彭澤可舟也而今可車始也水活潑而今堅結無一似  
昔也而君曰彭澤欺我哉

人有夫婦將他出者託僕守戶愛子在牀火延寢室及歸  
婦人震號其夫環庭追僕而杖之當是時也汲水撲火  
其兒尙可免與

發去木一段造神櫝一鏡臺一脚桶一錫五斤造香爐一  
酒壺一溺器一此造物之象也一段之木五斤之錫初  
無貴賤榮辱之等賦畀之初無心而成  
形之後各殊造物者亦不知莫之爲而爲耳木造物  
之不還者貧賤憂戚當安於有生之初錫造物之循

環者富貴福澤莫  
恃爲固有之物

某嘗入一富室見四海奇珍山積曰某物予取諸蜀某物  
予取諸越不遠數千里積數十年以有今日謂余公有  
此否曰余性無所嗜設有所嗜則百物無足而至前問  
何以得此曰我只是積錢以下  
係補

弄潮於萬層波面進步於百尺竿頭  
人之手無異於己之手也腋肋足底已摸之不痒而人摸  
之則痒補之齒不大於己之齒也已之齒不覺塞而補  
之齒覺塞

四脚平穩不須又加摺墊  
只見倒了牆幾曾見倒了地  
無垢子浴面拭之以巾旣而洗足仍以其巾拭之弟子曰

舛矣先生之用物也卽不爲物分清濁豈不爲身分貴賤乎無垢子曰嘻汝何太分別也足未濯時面潔於足足既濯時何殊於面面若不浴面同於足潔足汗面孰貴孰賤余謂弟子曰此禪宗也分別與不分別此孔釋之所以殊也

兩家比舍而居南鄰牆頽北鄰爲之塗墮丹堊而南鄰不歸德南鄰失火北鄰爲之焦頭爛額而南鄰不謝勞喜者大笑而怒者亦大笑哀者痛哭而樂者亦痛哭歡暢者歌而憂思者亦歌逃亡者走而追逐者亦走豈可以形論心哉

抱得不哭孩兒易抱得孩兒不哭難  
疥癬雖小疾只不染在身上就好一到身上難說是無病

的人



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予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  
議論之家旁引根據然而據傳莫如據經據經莫如據理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一曰天分語身爲道鑄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無所爲生知安行之聖人二曰性分語理所當然職所當盡務滿分量斃而後已學知利行之聖人三曰是非語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以勸賢者四曰利害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衆人五曰權變語託詞畫策以應務六曰威令語五刑以防滯七曰無奈語五兵以禁亂此語之外皆亂道之談也學者之所務辨也

疎狂之人多豪興其詩雄讀之令人灑落有起懦之功清逸之人多芳興其詩俊讀之令人自愛脫龕鄙之態沈潛之人多幽興其詩澹讀之令人寂靜動深遠之思冲淡之人多雅興其詩老讀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氣愁紅怨綠是兒女語對白抽黃是騷墨語嘆老嗟卑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奧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

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真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端莊而和氣自在草字要如聖人應物進退存亡辭受取予變化不測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歸於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聖人作經有指時物者有指時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論心事者當時精意與身往矣語言所遺不能寫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一己之意見度之不得則強爲訓詁嗚呼漢宋諸儒不生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十一然以牽合附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

也夫誣聖也夫

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漢宋以來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牽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理物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茲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泥傳離經勉從強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尙改誠意註說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寧止誠意章哉

聖人之言簡淡明直中有無窮之味大羹元酒也賢人之  
言一見便透而理趣充溢讀之使人豁然膾炙珍羞也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答無一字不可爲  
訓賢者深沈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易心而語始免  
於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夢語也終日言  
無一字近道何以多爲

詩低處在覓故事尋對頭高處在寫胸中自得之趣說眼  
前見在之景

自孔子時便說史不闕文又曰文勝質則史把史字就作  
了一僞字看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亡足爲法戒至  
於是非真僞總是除外底譬之聽戲文一般何須問他  
真假只是足爲感創便於風化有關但有一椿可恨處

只緣當真看把僞底當真只緣當僞看又把真底當僞  
這裏便宜了多少小人虧枉了多少君子

詩辭要知哭笑發乎情之不容已則真切而有味果真矣  
不必較工拙後世只要學詩辭然工而失真非詩辭之  
本意矣故詩辭以情真切語自然者爲第一

古人無無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爲言其發言  
也不得不成而爲文所謂因文見道者也其文之古今  
工拙無論唐宋以來漸尙文章然猶以道飾文意雖非  
古而文猶可傳後世則專爲文章矣工其辭語渙其波  
瀾鍊其字句怪其機軸深其意指而道則破碎支離晦  
盲否塞矣是道之賊也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尙之哀  
哉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疎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太元雖終身不看亦可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真才更爲可嘆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

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所弛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異輒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脩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深沈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陰險之病其文冲澹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病其文變化者其人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竒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怪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

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飮餽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粉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業舉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徇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己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異暗摸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豈不難哉隆慶戊辰永城胡君格誠登第三場文字皆塗抹過半西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後余閱其卷乃嘆曰塗抹即盡棄擲不能何者其荒疎狂誕繩之以舉業自當落第而一段雄偉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傑如對其面其人之

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羈之才難挫之氣吞牛食象倒海衝山自非尋常庸衆人惜也以不合世調竟使沈淪余因拈出以爲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也

萬歷丙戌而後舉業文字如晦夜濃陰封地穴閉日蒙被滅燈光又如墓中人說鬼話顛狂人說風話伏章人說天話又如楞嚴孔雀咒語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處纔中到自家不省得處纔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趨於魑魅魍魎矣或曰文章關甚麼人心世道嗟嗟此醉生夢死語也國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謂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錄其人曰中

式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試問其式安在乃高皇帝設科時所謂文理平通明順典實者也今以編造晦澁妄誕放恣之辭爲式悖典甚矣今之選試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順典實之文其典試也安得不黜明順典實之士乎人心巧僞皆此文爲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誰人道不過仰屋長太息而已使禮曹禮科得正大光明執持風力之士無所畏狗重一懲創一兩科後無劉幾矣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呂新吾先生語錄卷之六終

呻吟語疑

宋山未過不同或曰呂氏當湖後學陸隴其識

一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一書鞭策身心箴砭末俗有功

世道非淺然其間亦有一二可疑者謹誌之以質君

曰子意在舍瑕取瑜非敢妄議論先儒也

一條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

那外與末張主得甚愚謂此似與孟子持志養氣之論

顯背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亦是交相培養若輕視

外與末豈程子所謂體用一原者乎聖賢之學雖云美

在其中則自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然欲其中之充實

非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不可

一條謂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矣愚謂若如佛氏

以知覺爲性則性只有一箇若如程朱言性卽理也則理有分有合合之則爲一分之則爲五安得謂性只有一箇

一條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

一條謂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只是我又一條謂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只理會自家何等簡徑愚謂此二條是不欲專主宋儒之學而自成一大家但宋儒不同如呂謝游楊象山慈湖不主之可也若周程張朱之學卽孔孟之學也可槩以宋儒目之而曰

且莫理會我只是我乎人苟有我只是我之心何所不至耶

一條言堯舜至孔子都不自滿假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孜孜向學欲然自歉之意似不見有宋儒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染世俗豈不是聖賢路上人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與聖人作用不同愚謂此等病痛只可以言金谿姚江一流不可以言孟子及周程張朱

一條謂儀禮是嚴苛煩細之聖人所爲愚謂時勢不同儀禮亦或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遽以嚴苛煩細目之可乎

一條謂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着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又一條言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愚按此二條皆不分別槩稱宋儒舉周程張朱而謂之隘謂之無見於大可乎舍周程張朱而讀六經四書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明季諸儒何人不讀六經四書只是不肯從周程張朱入門故各以其所見窺測聖人之意遂成一橫議世界聖賢之書適助其氣質之偏而已殷鑒不遠不敢不懼

一條謂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觀二公所得愚謂尊明道而抑伊川嘉隆以來諸儒議論多如此其實明道伊川雖一寬和一嚴厲然不

可以遽分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明道能屈安石伊川不能服子由者蓋安石尙能容明道而子由不能容伊川也此是王蘇二公之有優劣非明道伊川有優劣也

一條謂明道在朱陸之間愚按朱子之學卽明道之學也象山之學則與明道相冰炭者也特明道之言間多渾融爲陸學者往往假借之以伸其說遂謂明道在朱陸之間可乎

一條謂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愚謂明道看釋老何嘗有一些釋老之累若以伊川爲拘泥而欲以莊列融之則亦不成其爲伊川矣一條謂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

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  
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愚謂此不知指何等  
樣儒者若程朱大儒任之以事亦豈狼狽以敗乎是何  
視功業重而儒術輕也

一條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  
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有頓漸二門者此  
嘉隆以來諸儒陰入於禪者之言也

一條謂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  
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  
不切者也又一條謂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  
不必有周禮愚按此與孟子仁心仁政之說不同不如  
程子云有關雉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說得無弊

一條謂中庸為賢智而作愚謂中庸為知愚賢不肖而作  
不是專為賢知

一條謂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愚謂唐虞之吁咈  
卽辨也不可謂自孟子始

一條謂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  
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  
孔子之申韓也卽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愚謂  
王道之與申韓猶琢珞之與美玉也王道未嘗無刑罰  
然非申韓之刑罰也其體則仁其用則義故曰天討若  
申韓則以殘酷之心行殘酷之事而已故謂聖人不廢  
刑罰則可謂聖人不廢申韓則不可舜孔子之事豈可

與申韓同日論哉舜孔子所行王道也申韓者王道之罪人也若以申韓之刑罰爲王道之一體則桑孔之理財亦王道之一體歟

一條謂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又一條謂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愚謂嚴威中施長養是以嚴爲體也不如曰長養中施嚴威蓋嚴不可少而非所以爲體也居上以寬爲本本非在政之外本亦政也謂未嘗以寬爲政可乎聖人爲政寬處常多嚴特偶用耳雷霆霜雪豈天所常用乎子產爲政不專於寬而孔子謂之惠人者亦以其寬處常多耳非謂子產政多尙嚴只懷一箇寬的心也董生任德不任刑之論豈欺我

哉我浙張考甫先生云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固如此新吾先生之言蓋欲以救一時姑息之弊與崔子真政論同一意思然却未免於偏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其言曰一息然未可謂

後跋

呻吟語者寧陵呂新吾先生所著也凡省身克己內聖外王之學無不畢具予反復玩繹不覺爽然失而翻然悔矣因思人心易放而難存人欲易熾而難遏則人人在疾痛中而人人不知其呻吟也哀哉先生身無疾痛而不忘其呻吟此先生之呻吟所以傳也倘後之學者讀先生之書而各知己之疾以呻吟之則物欲漸消天良漸見庶幾先生之呻吟不僅自治其疾并以治人之疾矣呻吟之義先生既言之自序中當湖陸稼書先生又闡悉於簡端復爲語疑十數條真可謂相得而益彰矣先生有呻吟語呻吟語摘今合刻之摘中錄入者以補字別之宗石不敏董梨棗之役書成而附識於後後學陽羨陳宗石謹跋

卷之四  
嘉慶元年丙辰二月既望後學陳淮謹跋



寧陵呂新吾先生語錄六卷 先祖農部公於康熙丁卯  
與陸稼書王益仲兩先生同刻於真定並見清獻年譜距  
今一百十年板已散佚其摘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載入子部儒家內蓋自宋儒始有語錄前  
明中葉以後講學者多墮於虛無先生是編獨踐履篤實  
發揮沈痛其詞危其論切其義約其旨微讀之者果能身  
體力行出則以致主澤民處則以檢脩養德心性事功一  
以貫之洵理窟之權衡世道之鍼石也 淮少即服膺是書  
嘗用自警惕茲復為剖劂以承先志原書本名呻吟語後  
見桂林相國刊本但稱呂子節錄今改稱呂新吾先生語  
錄云

嘉慶元年丙辰二月既望後學陳淮謹跋



